

党给了我三次生命

□李和均口述 王金育记录

我叫李和均,今年89岁了,是一名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,现四世同堂,儿孙孝顺,生活美满。在我看来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,我也不可能活到今天,是党给了我三次生命。我感恩党,感恩新时代。

上世纪30年代,长夜难明,苦海无边,我那不到30岁的姐姐,被土匪杀害,5岁的妹妹因病死于饥寒交迫,年仅48岁的父亲积劳成疾去世,大哥帮地主做长工,8岁的我给地主放牛……

一个刚下过雨的下午,天空灰蒙蒙的,我在山上放牛,我放开牛绳,让牛自由地走着吃草。我坐在一块岩石上打了一个盹,发现牛不见了。雨后的天黑得特别快,我心急如焚,边跑边寻,但跑遍了整个山谷,也没有找到牛。回来同地主说“牛走丢了”。地主气急败坏,吼道:“你不把牛找到就别回来!”我含着眼泪,忍着疲惫和饥饿,回到山上找,突然眼前

一黑,只觉得天旋地转,晕倒在山路上。第二天早上,我睁开眼睛,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农户家中。大妈捧来一碗热腾腾的稀饭:“孩子,你好可怜啊,快吃,快吃。”原来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战士从山路上经过,发现我昏睡过去,就把我背下山安置在一个农户家中,这是党第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救起。从此我参加了儿童团,当上了儿童团团长,与贫苦民众一起打土豪、分田地,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全国解放后,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。

60年代,我被调到临海化工厂工作,担任农药车间党支部书记。有一年,山洪暴发,滚滚洪水淹没了厂房、车间,当时我正感冒发烧,我不顾个人安危,带领党员职工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,工厂保住了,我却晕倒了,救护车呼啸着,把我送到台州医院抢救。当时医院内科主任章可均说,心肺衰竭,只有百分之十的治愈希望。上级领导

和厂领导要求医院想尽办法抢救我。党的关怀温暖着我,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,88天后,我终于被医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,这是党给了我的第二次生命。

第三次党给了我生命,是在我退休后。由于年轻时留下的病根,我身体一直不好,经常住院治疗,被老同事们戏称为“老院长”。2022年11月17日,台州医院诊断我患有直肠癌、慢性阻塞性肺病、高血压、两肾囊肿等多种疾病。一天,我突然肚子疼痛难忍,子女将我送进医院。原来是恶性肿瘤肠癌暴发,医生要求立即开刀,但我不同意,还闹起了情绪:“我年纪这么大了,保守治疗就好,不要开刀。”医生与我推心谈话:“现在社会繁荣,生活安定,你家庭和睦,儿孙孝顺,应该把病治好,还能多享几年清福呢。如果不马上开刀,会出大问题的。”这时我们的离退休党支部书记也来劝导我,让我听从医生意见。医院为此做好准备,安排胃肠外科主任毕铁南医生亲自开刀。3个多小时的手术后,肿瘤顺利切除,住院一个多月后,我身体康复出院。

今年春节前后,我住了3次医院,生活发生困难。上级领导得知后,为我送来了慰问金,询问我生活中的困难和要求,让我又高兴又感动。

作为一名老党员,我们是苦难岁月的亲历者,也是临海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者。一朝入党,终身爱党,我深深知道:没有中国共产党,就没有新中国,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。

高考往事

□黄锦丽

又是一年高考季。时光如白驹过隙,想起自己当年的高考,已过30年。

那时的高考在7月的7、8、9日3天,俗称“黑色的7月”。那几天,上蒸下煮,酷暑难耐。考场里没有电风扇,更不用说空调。我们走进考场,工作人员紧随其后,将4块巨大的冰分散摆放在考场的过道上。

首场考语文,不知道是天气炎热的缘故,还是首次与高考相逢对擂的原因,我的额头和手心不停地冒汗。我不时用手揩去额头的汗,顺手擦在衣襟上。当我停笔读考题时,当我在脑海中搜索答案时,当我奋笔疾书时,那空气仿佛凝固了般,只听见窗外的知了憋足了劲地叫,似乎在喊着“加油”,边上的冰块也急得“汗涔涔”,为我们的考试“捏了一把汗”。

考历史时,考场里的温度骤然上升,试题那么棘手,让人无从下手。检查答题卷时,发现答题卷涂了第一块就跳到了第三块,中间一大块空着,顿时吓得嘴巴张得大大,连忙拿起橡皮哆哆嗦嗦地擦掉重涂。当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,我刚刚涂好,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,默念:“OH,MY GOD!”

考英语前,那些英语基础差的同学,反而心情放松。迈进考点大门时,一位同学突发奇想地问我:“嘿,老同学,你说,英语第一题选什么呢?”那时,英语只有笔试题,没有听力题,第一大题是单项选择题。

“我怎么知道呢?”

“你随便说一个吧!反正我也是做不来,不管对错,我都听你的。”

我也傻傻地想了想,说:“B吧。”他果真选了B,果真还对了对。

高考,于我而言,已成往事,但每逢高考季,那些或酸或甜的往事总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,仿佛昨日发生的一样。

瞬间

□王欣楠

我越来越相信灵感的迸发只在一瞬间,仅仅那么一瞬,就会给你和旁人不一样的触动。

今天,于我而言,想记录的一瞬是关乎怀念、关乎侧隐的。

昨晚电影鉴赏课的一幕镜头,让我眼底酸涩。画面是一群人骑着老式自行车飘然离去,极其寻常,然而他们骑上自行车的方式,却勾起了我的无限往事。

我不会这样子上车:左脚先踩在踏板上,右脚再跨过坐垫落在踏板上,然后稳稳落座,但爷爷会。小学时,一直是爷爷接送我。还记得坐在爷爷的自行车后面,扶着坐垫的横杆,脸蹭着爷爷有些破旧却温暖的棉衣,双脚悠然地荡呀荡。那些阴冷的冬日,是爷爷宽厚的肩膀为我挡住了寒风;那些炎热的酷暑,也是爷爷加速地蹬车,让丝丝凉风拂过额头。我

想起了那条窄窄的凹凸不平的石子路,想起了那条有麦芽糖和梅花糕飘香的小巷,想起了爷爷,一个倔强不服输的老头,他常常溜进我的梦里,冲我笑。而今,我再也见不到他了,也再没去过那条小巷。

前不久,我骑车经过绿化路拐角,看到一位卖菜的老奶奶,她篮子里的蔬菜很新鲜,只是稀稀拉拉的,看上去不怎么好看。她半蹲在路边,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凌乱飞舞,她用朴实的方言叫卖着:“葱要么葱,芥菜要么芥菜。”声音沙哑,断断续续。我盯着奶奶身上有补丁的蓝布袄子,很遗憾自己要去学校,要不然我一定向她买些菜。

不知道为什么,从小我最见不得这样的场景。每每在路边、菜场门口或是其他什么地方,看见孤零零的老人挑着担子,总会停下脚步。

我依稀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,爸爸想买水蜜桃。路边有两个摊子,一个是中年阿姨的,她的桃子又大又漂亮,隔壁老奶奶的桃子则相形见绌。见我们下车,中年阿姨很热情地上来招呼,满脸笑容地向我们介绍,爸爸的目光便很快落在她筐子里的桃子上。我凝视着旁边那位欲言又止的老奶奶。我记着奶奶不时地回过头望向我们,又缓缓回过头去。她应该很落寞也很无奈吧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到了一声叹息,我忍不住跑向奶奶身边,跟她说我很喜欢她的桃子,会叫爸爸过来买一点。我清楚地记得老奶奶布满皱纹的脸上绽放的笑容,灿烂得能漾出水花。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帮助别人的快乐,第一次感受到看别人的笑容时自己会比那个人更快乐。

我喜欢写作,喜欢记录,记录一些没由来的小事,它们缘于彼时彼刻的真切情感,是生命中绽放出美丽色彩的瞬间。